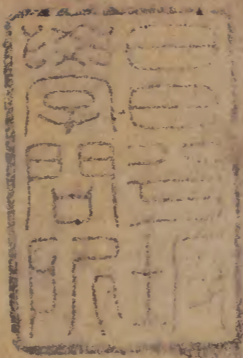


上諭

雍正七年七月 閏七月  
八月 九月



					漢書門
		八	九		
		二	四	〇	
		二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八		漢
八		九		書
七	二	〇		
函		二		
	冊	號	類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02
冊數	24	(23)
函號	287	1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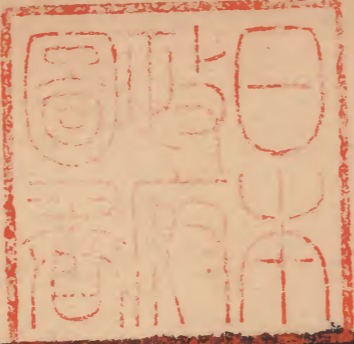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三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甚多其中有實欠在民者亦有爲官吏侵漁及紳衿抗玩胥役豪強中飽者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國計民生竝受其累朕爲此籌畫於心者數年矣因王璣昔爲戶部才能司官於錢糧素所諳習而又爲江南道員多年於地方情形定所深知用是委以清查之任竝令署理蘇州巡撫印務俾得諸事順手期於公務有濟伊陞辭赴任之時朕屢次切加訓誨冀其



有成趙向奎爲縣令時曾經鄂爾泰薦舉言其辦事有才不畏強禦朕調來引見看其人氣質麤率然似尚有力量可以治劇理繁又因其在溧水嘉定任內催科有方是以將伊留於江蘇地方屢加遷擢至於藩司大員之職目今清查通省積欠實總匯於藩司衙門最爲緊要去冬趙向奎在京朕屢次召見訓飭指示伊亦以清釐之責身任不辭至於徐永祐乃趙向奎在朕前極力保薦者朕信其言以爲才品可用又因其現爲蘇州知府是以將錢糧最多之蘇州府派與徐永祐清查王璣等三人皆朕加以特恩不次擢用之員伊等膺茲重任自應秉公持正實心實力

以副任使方不愧人臣奉職之義乃王璣到任以後朕覽其奏摺卽疑其居官治事無誠實之心因清查乃地方要務深厯朕懷數月以來留心訪察今有人摺奏前來甚爲詳悉內稱江南輿論云此番清查民欠外邊至少也要費至百萬兩竊思清查侵蝕是與百姓除累何以百姓反致費錢及切加訪問方知撫藩衙門胥役串通一氣州縣凡有辦理事件莫不聽命於藩司書辦之操縱若不預先講明立見駁飭卽如委牌一張亦必需索原是藩司書辦家人借此清查通同漁利其費錢之說不爲虛誑等語朕之特命王璣趙向奎前往清查者本欲休養黎元爲地方除

數十年之積弊乃伊等不能仰體朕心曉諭百姓約束衙蠹禁止弊端以致訛言繁興人心惶惑王璣趙向奎爲通省大員欽承簡命而於本衙門一二舞文弄法之姦胥尚不能嚴加禁約使之安分守法尚望其督率通省官吏爲萬民剔除重困俾享安靜之福乎又奏摺內稱王璣泣事四月照舊收取門包諸事多由藩司作主而藩司趙向奎以王璣係伊保薦來南清查之人未免輕忽視之昨五月二十二日盤查下江藩庫王璣視爲虛應故事趙向奎於齋戒之日置酒演戲二人俱忘已身尚是親喪未滿之年聞者莫不談笑又如趙向奎之家丁王錫卿掌管收兌錢

糧串通光棍李龍文庫吏程堯農等恣意包兌收受陋規多金怨聲載道王璣將李龍文等交蘇州府知府于本宏拏審而于本宏竝不究訊卽稟明王璣含糊銷案王璣亦不再問又如奉旨揀發人員命王璣等帶來其才具短長自必深悉而趙向奎擅自派定詳報優劣莫分聞協查之原任知縣孫見龍係太倉王家門生卽將伊委派太倉其中恐有掩護情弊又趙向奎縱容幕賓杜姓者在本籍崑山倚勢妄行挾制官長又將伊表弟甯樹業庸懦之人委查溧水高淳二縣積欠溧水乃其舊治顯係營私又如積欠之中豈無官侵之項此人所共知者而趙向奎則向人

言官侵是沒有的是官侵一項伊意不欲究查矣至於徐永祐則倚恃趙向奎是伊親戚事多任性因私怨吳江縣署事知縣鄭士奇遂別尋事端讒訴兩院藩司致令離任又徐永祐從前在吳江縣數載每遇米貴則將倉米盡行糶賣賤時則又收買任意出入以圖肥己又在閩門外開大醬園一座大木廠一座令胞弟等掌管生息與民爭利等語奏摺所叅王璣趙向奎徐永祐三人之款蹟如此王璣以道員受朕深恩一二年之間用至卿貳深加倚信畀以封疆之任不應負恩至此著革職仍留江南照知府例清查蘇州一府錢糧若再不實心辦理使一府積欠徹底

澄清必將伊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趙向奎以縣令微員數年之內用至藩司而乃不知感恩報効肆意妄行前李衛經過蘇州時趙向奎越班奏請朕安目無上司甚屬狂妄且伊向人誇張謂王璣由伊所薦悖謬已極豈有朕簡用大臣而待伊新進外吏保薦之理趙向奎著革職徐永祐依附趙向奎營私作弊亦著革職蘇州巡撫印務著吏部侍郎彭維新署理工部侍郎馬爾泰著往江南與彭維新尹繼善伊拉齊同辦清查錢糧之事御史安修德亦著前往協同辦理蘇州布政使員缺著浙江布政使高斌調補兼理清查之事卽令赴蘇其任內交代事宜著

方覲暫接兼理浙江布政使印務著提督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理福建學政員缺著編修戴瀚補授戴瀚未到任之先程元章將敕印暫交巡撫管理卽赴浙江新任蘇州知府員缺著將正定府知府童華調補正定府員缺著將鄭爲龍補授童華卽速交代清楚來京請訓旨再赴蘇州新任奏摺內所叅趙向奎徐永祐劣蹟種種著卽交與清查錢糧之大臣馬爾泰等一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不得絲毫徇庇隱匿趙向奎徐永祐著嚴加拘禁不得令其任意騰那掩飾又摺內所有條陳各件亦著馬爾泰等悉心酌議辦理摺稿四件併發與馬爾泰等將此旨通行

嚴飭曉諭闔省官吏紳衿民人胥役等此番清查案內若再有衙蠹作姦舞弊及惡棍包攬把持隱匿等情著清查之大臣等嚴訪查拏審訊確實一面奏聞一面照光棍例於本地卽行正法若府州縣官員等有妄生異議推諉翫愒及瞻顧徇情苟且塞責者著清查之大臣等卽行拏問題叅審實照違旨攪亂國是律正法決不姑貸遵旨通行曉諭後著過一月之限照此例行

又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欠帑問罪之陳樹芝等祖父勞績遵

旨查奏奉

上諭陳瓚分賠銀兩已降旨豁免其陳鵬年之子陳樹芝陳樹萱馬界之孫馬位康海之子康世隆應追銀兩與陳世凱之子陳光漢應得之罪俱從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鬪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於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首犯尚有一線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

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以行一己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卽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令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

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情槩行末減以博寬大好  
生之名也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惜民命諄諄訓  
誨讞獄諸臣懇惻周摯朕卽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  
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  
彼旣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卽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  
囹圄尚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  
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  
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鬪狠輕生之輩而  
後時雍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爲至治若未能如是  
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槩行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

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況縱法實足長姦  
第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朕更不忍者也至於  
楊保奏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八旗人犯築建高  
牆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  
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  
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  
之重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  
習將來愈難化誨悛改故令隔別分禁以防其煽誘  
勾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有身在  
縲紲之人而尚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  
牢獄褊狹而縱囚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



陳之意將以寬釋犯人爲陰德事邪豈知爲人臣而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使百姓含冤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尚何陰德之有楊保身爲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輾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寬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

又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明流水溝等處漕船漂沒奉

上諭大雨時行之際河流驟長沿河空重糧艘依次停泊其適當決口之衝不及防範被水漂沒此非弁丁

等有意疎忽之咎也所有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俱免其賠補其濕米亦著交收免其更換被水淹沒及受傷之丁舵人等著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卹再將被水船隻每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凡此免賠頒賞之處均係特恩後不爲例

又刑部奏塞楞額名下應追銀兩全完照例免死減等發落奉

上諭塞楞額受朕深恩屢次逾格擢用竝授以封疆重任乃不思感激報効每事營私弄巧負恩之處甚多旣不能禁約屬員革除陋規又復縱令家人索取門包及至敗露則以家人衣服之費爲辭竟似伊分內

應得之項山東巡撫朕每年給與數萬金養廉之資原以供其合家上下衣食之用使之寬然有餘自不織悉取索於屬下今塞楞額於養廉之外仍復收受門包是塞楞額連年所得養廉並不周恤家人俱入於一己之私橐矣著將塞楞額仍擬絞監候其所得養廉悉行追出俟追完之日該部再行請旨此非朕刻待塞楞額也凡地方大吏在任給過養廉者及至罷斥處分之後俱未將賞給之項追還祇因塞楞額受恩最深而負恩最重既已巧取貪婪又復飾詞狡詐無恥卑污已極故特加追罰以示創懲

初五日奉

上諭顏光旰自簡任總兵官以來實心供職於地方應行陳奏之事必據實入告其整飭營伍經理軍糈皆屬妥協久欲用爲提督因福寧地方緊要且伊任內有辦理未完之事未曾遷擢今聞溘逝深爲憫惻著賞給司庫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用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軍田每畝納稅之例應行豁免奉

上諭從前申大成條奏時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今鄂爾泰陳奏前來與前奏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議之案因朕不能深知其原委及本地之情形難以

定其是非是以諮詢於衆博採羣言以期有益於民生吏治其本地熟習風土之人及曾經作宦於其地者自當仰體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灼見之人細加諮訪而後定議方爲實心任事之道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間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卽如張大有之條奏運丁子弟承充水手陳世倌之條奏巡撫驗收錢糧二人皆力稱爲善政及後訪察則斷不可行急令中止此卽大臣不實心奏事之明徵也申大成所奏軍田一案旣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

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旣知其不可行若避朝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朕不忍爲也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爲彼地大員之人會同定議具奏而事不可行該督撫等奏請更改者朕必加究問

又刑部彙題本內山海關總管馬呼善將竊帶貂皮進關之張雲白等拏送刑部一案奉

上諭此案拏送貂皮前已降旨賞給緝捕之弁兵等其車輛騾馬不必送部卽交與總管查明酌量賞給緝獲弁兵等嗣後有似此入官之車輛馬匹等項停其送部入官俱照此例賞給

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  
爲君之難也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  
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  
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  
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卽諸臣  
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  
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  
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  
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  
望於諸臣者哉朕卽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

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  
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  
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卽行欺罔或  
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  
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  
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卽時  
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  
之每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  
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  
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

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初八日奉

上諭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汛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河防一覽內載有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之請卽從前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幫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

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朕意如此其果否有益之處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詳確定議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錮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致死親叔廉喜之廉大羣照律  
斬決奉

上諭廉喜以爭路細事先毆胞兄廉美則強悍無禮可知廉美因力不能敵呼子廉大羣相助廉喜復以木又毆打廉大羣廉大羣以木軸抵格遂傷伊叔之命則事出倉猝無心誤傷可知卽廉喜之妻亦供稱竝無仇隙圖產等情且廉美已監禁病故廉大羣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條奏請嚴行禁止造言誹謗  
朝政奉

上諭此奏識見卑鄙似此弭謗之舉朕不爲也國家如

有可謗之處卽加以嚴禁可能消滅天下後世之議論乎如無可謗議而奸惡之徒如呂留良嚴鴻逵曾靜輩捏造妖妄之言誣謗詆毀此匪類自取誅戮耳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有盡昧天良而共被其蠱惑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覽之

十一日三法司奏准浙江總督李衛奏包祿聽從  
堂兄包佛寶指使致死親兄包普照擬發遣黑龍  
江奉

上諭弟致親兄於死若無可原之情則當按律正法不應減等發遣今包普照淫兇滅倫悍惡無賴爲通族隣里所共惡伊弟包祿年方十六聽從堂兄包佛寶

指使其情實可矜原況包佛寶已死該部擬照該督所題發遣黑龍江與披甲人爲奴情罪不符包祿著以柳責完結

十三日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平海營守備戴進籍隸福建實未諳練水師蒞任之初猶勉供職今則辦事懈弛出洋頭暈驗其弓箭又屬軟弱調補陸路亦不稱職似此庸劣之員難以姑容等語戴進係藍廷珍保送之員是以朕將伊用爲水師守備今辦事廢弛出洋頭暈弓箭又復軟弱於水陸俱不相宜似此庸劣之員藍廷珍何以保送著該部行文詢問藍廷珍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鄉試之年舊例以巡撫爲監臨以布政使爲提調以道員爲副提調以按察使爲監試以道員爲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官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匯入場一月有餘將地方公事沉擱遲延於官民均爲未便況既有道員二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必又用藩臬卽從今科爲始各省以道員一人爲提調官一人爲監試官永著爲例

又直隸按察使張燦奏請嚴禁跌錢奉

上諭賭牌擲骰雖爲貪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係適趣之戲具至於跌錢以賭輸贏此不過真正

好賭棍徒一時不能遂意設爲此法暫且爲之日久自然止息誰肯相率爲此無味之戲況賭法豈止此跌錢也禁此一端而下愚不移者又設他法矣禁款多則繁繁則難遵汝等地方大吏但肯實心奉行能力禁牌骰二事足矣何必波及他事也此皆輕本重末之舉朕所不取如果牌骰之禁人人凜遵則其他游戲之事只用一張告條可保其當下不爲也若禁不止令不行似此有名無實之禁便禁千百條徒滋紛擾於事何益若謂輕褻國寶更屬鄙論較之以錢作鞦韆毛之底脚踢爲戲又孰輕而孰重也況錢文乃民用之國寶朕惟以賢人爲寶餘無可寶者若規避

失察賭博之處分而借跌錢不究之地方官以塞責便禁跌錢亦何益之有此語更屬可笑其平日不能察吏處昭然自首矣識見平常當奮勉學習況跌錢雖未奉旨明禁而一切賭具亦未嘗不容汝等禁約也當禁者汝自飭屬員爲之何必有此瀆奏

十五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都勻各寨苗民向化投誠認納糧賦編入保甲永爲良民甚屬可嘉其化導苗民之知府王鍾珣叅將趙文瑛著交部議敘

又四川巡撫憲德題叅夔州府知府周彬交代遲延請解任質審奉



上諭從前夔關稅務因無一定章程是以司稅之人得以高下其手任意欺隱以飽私橐經周彬接管以來釐剔弊端諸事漸得清理至於奉行之初條款未能畫一卷冊稍有稽遲亦勢所不免若因此不得已之細故遂將實心任事之員叅劾解任則甚爲冤抑隆昇辦理夔關稅務瑣屑不知大體前伊奏摺中曾經叅劾周彬朕已批示申飭憲德身爲地方巡撫是非可否當有定見不應隨聲附和今但據隆昇咨稱文檔不符冊籍遲延遂將周彬叅奏解任殊非大臣公平察吏之道周彬不必解任若果有侵欺作弊之處俟隆昇確實查出具奏之後再降諭旨

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各營缺額馬匹例用朋扣銀兩買補自康熙十年部議將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六省營馬缺額以招中茶馬撥給所有朋銀悉行解部其後四川湖廣督撫以該省離甘肅路遙請停撥茶馬動朋銀買補陝甘晉豫四省仍領招中茶馬至康熙四十五年停止招中而該省督撫並未奏請給發朋銀遂致營馬凡有倒斃皆各兵自出已資買補前降諭旨令岳鍾琪將陝甘二省營馬補額作何補給定議具題岳鍾琪已經題覆現交部議應將山西河南營馬補給之處交與兵部一同議奏又聞河營馬匹亦

係兵丁自行買補著該部一併查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置貨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爲之事乎如雍正六年八月間有福建龍溪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

廣東新寧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叅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汛百總文秀卽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

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  
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己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  
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卽行出示宣諭弁兵  
等一面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向來奉天文職官員僅有俸銀而無俸米今朕欲  
加恩賞給俸米以爲養贍之資著該部查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題請將俸滿千總王經文授  
以守備職銜留工効力奉

上諭王經文著照該督所請准授守備職銜仍管懷河  
千總汛務豫省河營從前原未設有守備之缺著兵

部酌議添設守備幾缺以爲武弁効力河功者上進  
之階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明圖奏稱私出匿名揭帖及索詐銀兩之王克  
能等俱應交與刑部拏問凡所管人員若有被上司  
冤抑之處理應赴都察院衙門及該管之處控告今  
乃違背功令私出揭帖此風斷不可長著該部嚴審  
究擬具奏明圖奏摺等件并發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東免死盜犯林亞興等二百八名該督疏稱若  
發本籍難保其必無再犯應將精壯者分發各營隨

營演習俟有名糧陸續驗補其不堪入伍者分發各衙門充當水火夫等語朕思此等之人既在本籍干犯立斬之條幸遇朕恩許其自首與以改過遷善之路實係曠典若仍留於本省地方收入營伍必爲同輩所輕賤而伊心轉不能自安且其素日熟識之人俱在本省將來亦難保必無彼此勾引之弊孔毓珣辦理甚屬錯悞著將此等自首之犯分發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交與該督撫提鎮等派撥每營一二名令其入伍食糧教導管束使其自新其不堪入伍者派以水火夫役差使但念伊等遷移他省或攜妻子遠道盤費維艱著動支藩庫銀兩每人賞給路費

務使足用勿令長途失所孔毓珣以已身將離廣東之任遂草率辦理並不細加籌算計及久遠又不預先請旨甚屬不合其賞給各人路費銀兩著孔毓珣出資還項

二十五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原任沐陽縣知縣傅夢熊虧空錢糧問流發遣捏稱病故潛居沐邑經該縣鄭顯正拏獲奉

上諭該部嚴察議奏傅夢熊託稱病故逃匿多年該地方能留心查出甚屬可嘉若各處有司俱能如此實心辦事則犯法之人何至漏網倖免該縣知縣鄭顯正著從優議敘范時繹亦著議敘具奏

二十六日奉

上諭暹羅國王遣使遠來供獻方物具見悃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進獻方物賚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既已賚送前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供土物內有束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十件在內府無必須應用之處嗣後將此十件免其入貢永著爲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性桂等具摺奏進瑞繭一幅稱爲萬蠶同功織成但朕留心體察知養蠶之家有時遊戲聚衆蠶於

磁甕之中甕內四傍滑澤光潤蠶不能緣而上行面上糊鋪一紙其蠶只於紙上盤旋往來如織衆蠶吐絲紛綸凝結久而成片器圓者成圓器方者成方旣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器小者可成小幅則器之大者亦可以成大幅矣今浙江所進似由人工造作該督等未喻其故或爲所欺亦未可定著再行詳察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倘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奏朕每事必期核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罔至於進繭之人若果有造作情節此不過微末鄉民希冀恩賞非作姦犯科者比不必嚴訊以致苦累

又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劉世明條奏請將試用人員分派藩臬衙門學習奉

上諭凡在部學習辦事人員每月給以公費銀二兩其在各省藩臬衙門學習人員著該督撫等酌量每月給以三四金爲薪水之資於本省公用銀兩內支發朕覽劉世明所奏深得造就人材之法近來頗有人言各省督撫於試用之員委署印務一年之中屢次更易不能久於其任甚屬紛更於吏治無益者此皆傍觀之人不知督撫用人之難而爲此求全責備之偏論凡爲上司者果得人地相宜之員豈肯朝更夕改使之席不暇暖乎蓋因始初見其人言動舉止似

屬可用故委之以要缺及受事後見其難以勝任故改授以中缺若再不能勝任則不得不改爲簡缺須知督撫等於試用人員屢行更易地方者尚屬留心察吏不肯苟且姑容之上司也督撫之委用屬員亦如朕之簡用督撫果得其人亦何樂而不使之久於其任倘不得其人安可不速行更換使之貽悞地方此用人一定不得已之情理也又如部選應用之州縣官亦係新進未曾閱歷之人況必須具題而後更換督撫等見其不能勝任若無過犯不便輕率叅奏只得姑且容留及至甚不妥協而後更易其間貽悞之處較之試用人員之屢行更易不更甚乎至於本

地縣令等官缺出若候部選之人到任則時日稽遲若委本地佐貳官員署印又未必優於試用之人員今用觀政學習之法則優劣可分人才易於表見於吏治自有裨益候朕多選人員命往直省以備學習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陝西興安州於康熙四十五年河水泛漲沖塌城垣房屋漂沒各案倉糧共六千四百四十餘石曾經鄂海以此項糧石皆兵民積蓄之需不便虧缺題請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量力捐輸在案但自題請捐補以來聞止捐過糧穀七百餘石尚虧欠五千六百

餘石未曾補足朕思當日公捐之舉本係聽從民便今事歷多年著將官紳士庶捐補之舉曉諭停止其興安州應補糧石或照陝省現動五分耗羨採買糧石存貯社倉之例令該督撫酌量辦理具奏

又奉

上諭兵部奏稱武舉在本省學習之後遇有千把總缺出卽在本省與兵丁一例拔補朕思武舉等令在本省營伍差操學習者取就近本籍之意若卽在本省拔補千把總則伊等希冀得缺未免開鑽營倖進之端且該管官之秉公拔補與否亦無從考驗嗣後將隨標差操學習之武舉等令該督撫等看其材技優

爛曉習營務者照年滿千總例送部考驗分發別省  
遇有千把缺出卽行補授則人材既可造就而拔補  
亦得公平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閩省官員養廉之資朕令督撫等籌畫據福建巡  
撫劉世明摺奏閩省九府一州除臺灣耗羨督臣高  
其倬議給該府各員養廉外其八府一州所有耗羨  
戲羨及雜項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千二百餘兩承  
辦公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其餘九萬三  
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爲養廉之資開具數目陳奏前  
來朕思閩省自督撫以至府廳州縣共九十九員若

僅以九萬三千餘兩分給養廉實不敷用已批令該  
撫將閩省報出各處稅課贏餘銀一萬一千三百二  
十兩又臺灣官莊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十九兩  
共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酌量增加各員養廉之資  
至縣丞以下微員亦令酌給銀兩以爲薪水之費俾  
大小官員等衣食充裕得以盡心職守不致絲毫取  
給於民但劉世明奏摺內稱閩省有承追無著銀四  
萬一千餘兩議將各官養廉銀內酌扣完補等語此  
議甚屬不合凡屬地方虧空安得有無著之項不欠  
在民卽欠在官不在前任卽在後任若本官家產盡  
絕則有分賠之上司若本人已經身故則有應追之



子孫乃督撫大吏等瞻徇情面不肯實心查追往往以無著二字草率塞責希圖朦混或因一二實在無著之案遂將有著者併入其中或因遠年無著之案遂將近年者混入其內其間弊端不可枚舉朕治天下事事準乎情理若果係實在無著之項該督撫等卽當確查據實奏聞懇恩豁免今乃以現任官員養廉之資而補從前劣員虧空之項天下有此情理乎著閩省督撫詳悉確查若有實係無著之項著另行具奏

又奉

上諭御史圖巴海奏稱宗室應補用部院司官筆帖式

等語夫宗室若補用別部院司官筆帖式回堂時不得不屈膝稟事除宗人府宗室王公外其他大臣處如何行得且朕詢問之下伊舉止恣肆圖巴海乃下五旗王屬下之人伊必藐視該管之王不知尊敬始如此條奏圖巴海著革職交部嚴加議處

二十九日諸王大臣等奏賀滇南慶雲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朕思雲霞之氣時結時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感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獎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

承

天貺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  
一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三

雍正七年閏七月

上諭四十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等易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雖分而其理  
則一天下之人但知仁主於慈義主於斷仁主於寬  
義主於嚴以爲仁義各有其用而不知其相資相濟  
而不可須臾離也蓋有仁而無義則其所謂慈與寬  
者亦婦人之仁耳豈得謂之仁乎且不但不得謂之  
仁並有害於仁以其姑息之愛不合於事理當然之  
則也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其所好所惡

必合於事理之宜而後天下享仁人之福所謂殺一人以安千萬人義之至正所以爲仁之至也卽如翦除盜賊義也然盜賊旣除則良善得寧豈非仁乎懲創兇頑義也然兇頑旣懲善者益勉於善而不善者且相率而遷於善豈非仁乎其餘互相爲用之處皆可以此類推其分仁與義爲二而不能融會貫通者則見理不透之故也

初二日奉

上諭凡外任文武官員因公註誤革職者朕恐其人材尙屬可用而罷黜之由乃限於定例不忍使之廢棄終身是以格外施恩於部議革職之時往往酌量降

旨令其交代後該上司出具考語送部引見此朕愛惜人材體恤下情之意惟是外官在任叅罰之案常多每有先經革職奉旨來京引見之員陸續又有別案革職者此等官員著交部查明若續叅之案情罪重於前案非係因公註誤則不應帶領引見若後案仍係因公註誤與初叅革職之案情罪相同仍著帶領引見於摺奏內將該員共有處分幾案之處聲明候旨

又奉

上諭湖南布政使趙城爲人謹慎小心但自蒞任以來未見有實在裨益地方之處今年各處雨澤調勻惟

聞湖南夏月民間望雨甚切昨趙城具摺奏事並未  
言及但稱湖南風俗澆漓請於省城建立書院教以  
進退威儀以爲化導人心之政夫湖南一省士民甚  
衆道里甚廣豈一二書院便能化導轉移者且趙城  
自翰林出身歷官多年至於藩司大員之職而伊奏  
摺自稱迂腐書生觀其所奏之事不能探本窮源切  
求民務而陳奏之詞又不得體則其識見之卑淺無  
能可知趙城不稱布政使之任著調來京以應補之  
京堂員缺請旨補用署江西巡撫內閣學士張坦麟  
每事瑣屑不知大體不稱巡撫之任著調回衙門辦  
事

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營伍之道必技藝精熟方有濟於實用聞直  
隸地方營汛中鎗手演習時止放空鎗從未裝入鉛  
子打把一次似此則信手高低漫無準則何由純熟  
而成必中之技直隸幾處如此則通省可知直隸一  
省如此則外省可知嗣後著通行直省督撫提鎮等  
轉飭所屬於練習火器之時用鉛子打把演熟準頭  
則火器皆成利用於營伍實有裨益

初五日鑲黃旗都統三泰等題叅領催巴勒倫關  
俸米驍騎校色爾圖堅供不曾分用應將色爾圖  
革職拏問奉

上諭爾等奏請將色爾圖革退驍騎校拏問等語爾等並不盡心辦事詳究事體根源以領催巴勒一人供出之詞卽將色爾圖革退拏問色爾圖以爲旣已革職若不承認必致刑訊只得勉強承認似此潦草結案必有無辜受屈等情況米又非細小之物偷出之時僱何人車載賣與何舖與色爾圖何處私分何人看見必有見証爾等將此情由將領催巴勒再加詳審定擬具奏

初七日奉

上諭恭查

陵寢祭祀需用黍稷菓菜是以設立園頭莊頭給與地畝

俾其種植灌溉按時供辦康熙三年

聖祖仁皇帝於

孝陵設立莊頭園頭共給地四百一十晌至康熙三十九年又增給地一百五十三晌據禮臣查奏此二項地畝已足供辦祭品朕伏念

陵寢祀禮關係重大所需時獻品物必承辦之人充實豐裕然後嘉穀珍蔬繁茂鮮潔庶可展孝思而達誠敬今欲加增地畝若干賞給莊頭園頭使之供應饒裕著

三陵總管大臣詳悉查議到日交與該部議奏

又奉

上諭副都統尙承恩將伊開戶奴僕之事繕摺具奏朕勤理政務乃爲天下國家之大一日二日萬幾豈有代尙承恩料理家務私事之理伊欲告理家務自有該旗該部乃不於應告之處呈訴身爲大臣竟將私事希圖傲幸冒昧陳奏甚屬不合著將尙承恩交與該部嚴加察議具奏

又奉

上諭從前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味怠玩諸事推諉比時王璣徇私屈法之處尙未敗露是以降旨將張文英嚴加議處今旣知王璣蒞任以來徇私負公之處甚多則其所叅屬員必不盡出於公當此

案朕心實甚疑之卽如叅奏張文英運米赴閩視同膜外等語查運閩之米次第妥協運到並未遲悞該知府若視爲膜外係何員辦理此事也又如叅奏張文英承辦銅觔領價遲延等語若張文英係不肖之員欲思染指則領銀惟恐不速何至以遲延被叅且銅觔現在辦理將來有悞與否尙在未定亦不應預行叅處前王璣趙向奎派員分查州縣錢糧卽將王揆之門生派委太倉州則其瞻徇情面以私廢公可知此次之叅奏張文英未必不因嗔怒張文英有掣肘之處而欲去其官也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將張文英居官如何及運米辦銅之處秉公確查若王

璣所叅是虛著將張文英仍留松江府知府之任或  
王璣挾私妄奏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一併嚴加審  
擬具奏

又奉

上諭古州等處生苗盤踞於黔楚粵三省接壤之間自  
古未通王化時爲居民行旅之患總督鄂爾泰籌畫  
調度悉合機宜張廣泗經理有方蘇大有奮勇宣力  
俾各種生苗咸霑聲教地方寧謐諸事已竣甚屬可  
嘉鄂爾泰等及在事文武官並從優議敘

初八日奉

上諭駐藏兵丁其家口在家著照出征兵丁之例給與

坐糧以爲養贍之資若其家有喜喪事件亦照出征  
兵丁例賞給銀兩

又署直隸總督唐執玉題報蘇州衛漕船遭風沉  
溺奉

上諭前據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報糧船被水情由比  
卽降旨令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恤又每船賞銀  
五十兩濟其困乏其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之處俱免  
其賠補水濕之米亦准交收此所報被水糧船俱著  
照從前諭旨行

初十日奉

上諭魏廷珍前因奏本誤用題本被通政司叅劾朕令

其明白回奏今回奏前來應用題本又復誤用奏本  
通政司又行題叅似此有意舛錯屢被叅劾實不可  
解若魏廷珍之意以爲不當分別題本奏本伊係大  
臣便應據實陳奏將舊例更改何必故意如此此雖  
無關於民生之大端然儀節所關封疆大臣以屢誤  
被叅亦甚非體著魏廷珍再行明白回奏

又

召入知府耿觀謨等奉

上諭知府一官承上接下以察吏安民爲要務督撫統  
轄全省地方遼濶屬官多至百數十員察核賢否自  
難人人確當所賴者汝等府道耳一府所屬其多者

不過十餘州縣耳目易於周知如能與督撫同心協  
力則舉劾悉當吏治自然肅清但不得背公違理迎  
合督撫之意如屬員果賢督撫或有苛求爾等須捨  
自己功名竭力保全之不可搜求詳揭若係不肖之  
員雖督撫密露庇護之意亦不可委曲順從蓋此等  
劣員貽誤地方卽此時順從督撫曲爲徇庇將來倘  
被新任督撫題叅徒然貽累己身若秉公察吏獲罪  
上司卽被叅劾至於降革朕調來引見面加詢問如  
果情眞理當必將悞叅之上司嚴加處分也在汝等  
何害乎至秉公持正之督撫爾等又不得與所屬人  
員通同欺詐朦蔽譬如督撫與朕必能一德一心方



可整官方而清吏治若各懷欺隱之心朕亦難於辦理矣從來人才難得朕欲爾等察吏並非苛刻搜索細事以叅劾詳揭爲能如屬員之過出於無心情有可恕務必盡心教訓冀其悛改如仍蹈前轍然後叅揭方不至於屈抑人才爾等皆有志上進之人若能協同督撫報劾國家撫綏百姓將來陞授大員時自有賢能屬員來相贊助也汝等今日若以欺罔上司爲事他日亦必受屬員之累此實報應自然之理古語云使天下無一夫不獲其所實非人力不能之事如一府之大或一人之力不能周到若一州縣得一好官則一方百姓自受其福庇矣推之天下州縣各

得其人豈非匹夫匹婦各得其所之明驗乎所以治天下之道惟在察吏一事再近來外官多有視督撫之行事以爲進退者如遇田文鏡鄂爾泰李衛此等才守兼優不徇情面不避嫌怨之督撫卽踴躍向前若遇中等督撫則凡事因循觀望不肯盡心殊非臣子竭誠供職之道爾等總宜改除陋習勉盡職守以圖上進今耿觀謨陳沆蘇本潔以同知知縣經督撫保題引見補授知府者董文偉係革職知縣經岳鍾琪保舉引見越格補授知府者汝等若不公忠勤慎報効盡職不惟深負朕恩且有何顏面以對保舉之人而忍遺累於知己之上司耶爾等赴任務期夙夜

凜遵毋負朕諄切訓誨之至意

十一日奉

上諭歷年各省貢監等赴部考職不過得一空銜在本  
人無選用之期在國家無引見之例是以伊等相沿  
陋習託人代考習以爲常朕深知其弊曾經降旨申  
飭而此風仍未止息前年於考試後特令通行引見  
一則欲察其真假如何一則欲廣收人材於稠人之  
中以備州縣佐貳之用不使至於遺棄也比時應試  
者一千二百餘人而報名引見者僅二百人朕就其  
中舉止從容應對明白者拔取數十人交與吏部陸  
續選用及後再加訪察此等引見得官之人仍有代

人考試並代人引見者可謂愍不畏法之徒矣因思  
若逐一嚴查或致生事擾累於是特頒諭旨令本人  
自行出首酌量免其重罪並令從前代考得官者亦  
准自首此格外矜全之恩也年來各省督撫具題前  
來凡自首託人代考而得官實由於捐納者朕俱開  
恩免其議處近聞外省地方官不問其人之得官與  
否槩將歷年考職之人加以盤詰逼令自首甚至胥  
吏鄉約逐戶嚴查地棍讐家挾私訐告種種紛擾多  
生事端此則有司奉行不善之所致也朕旨原言代  
考得官者而今則並及遠年止得空銜之人朕旨原  
令本人自首而今則添官吏嚴查苛索之弊著該部

行文各省通行曉諭凡考職人員止得空銜未曾得官者其自行出首與否聽本人之意若得官之人應行自首而隱匿不首者別經發覺自有國法再者前因纂修一統志書內載本朝名宦鄉賢孝子節婦一應事實行令詳悉查報以備纂修該地方有司自應確查紀載採訪鄉評據實秉公咨送書館以彰直道今聞外省郡縣中竟有胥吏作奸借端生事向本家查取事實高下其手希圖財賄者似此則有力者必致濫竊褒揚而無力者往往不能表見何以副國家彰善旌賢之典著各省督撫等通行嚴禁倘有仍蹈故轍者將該地方官卽行查叅

又奉

上諭朕見近來官員等彼此互揭之案甚多如上官揭報屬員而屬員隨卽列欵揭告上官知縣揭報教官而教官隨卽列欵揭報知縣似此等者若果出於公道則何不控告於未揭之前而乃報復於旣揭之後其爲挾讐反噬情弊顯然但其中或有探知上官欲行揭報而先行詳揭者亦有逆料下屬必行揭報而先發制人者其情僞虛實種種不一總在督撫等悉心詳察秉公審理從庚戌年爲始若有挾私互揭之案其所揭欵蹟件件審實非虛則照定例歸結倘數欵之中有一欵審虛仍照誣告律治罪若件件皆虛

則將挾私互揭之人嚴加治罪文武官員一體遵行著該部預行曉諭咸使聞知

又奉

上諭八旗內覺羅佐領或有或無向未畫一今既將下五旗覺羅佐領由各該王屬下撤出作為公中佐領朕意均派八旗方為妥協前者宗人府設立宗學祇令教習宗室尚未及於覺羅覺羅人眾今若一槩歸併宗學教者勢難遍及應每旗各立一衙門管轄覺羅或王或公派委一員統理令其於各該旗覺羅內揀選老成練達品行端方者一二人分管即於該旗衙門之旁各設一學除情願在家學習者外擇其可

教之人令其讀書學射滿漢兼習所派出之管轄人員不時訓誨稽察如內有行止不端不知守法安分者即回明宗人府王等令在該旗衙門居住學習禁止出門俟其改行遷善之後再回明宗人府王等聽許出門年底彙疏具題如此則於覺羅少年子弟大有裨益而人人皆可成就著宗人府王公等會同滿洲大學士六部尚書詳悉議奏

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及各項物件俱有批迴向例解官於各部掣批之後即將所掣批迴赴科掛號原無六道掛號之例蓋既經各部查核其數目又經各科查

驗其遲速則事已完備矣乃近年泥於科道一體稽  
查之說因於六科掛號之後又赴御史衙門掛號致  
令解官多候時日且開不肖書役需索之端於事件  
甚屬無益嗣後著將六道掛號之處概行停止

又

諭大學士等各省解送錢糧差委雜職領解此等微末  
之員功名甚輕或有中途盜隱捏報劫失者再失靴  
銀兩令地方文武官均賠亦未允協爾等查議具奏

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賞賜各省駐防兵丁銀兩原令該將軍副都  
統等公同設法生息以爲兵丁喜喪事需用之費所

降諭旨甚明今吳納哈等乃將此項銀兩借給兵丁  
生息是以兵丁所出利銀賞給兵丁甚非朕恩賞之  
意吳納哈等辦理此事殊屬悖謬著照從前諭旨遵  
行伊違背諭旨不能誠心體朕恩恤兵丁之意祇圖  
簡便易於料理不敬謹從事著該部嚴察議奏

十四日鑲黃旗都統會同刑部審明驍騎校色爾  
圖於偷關俸米案內並無分肥入已但不曾查明  
應交該部議處奉

上諭依議此事朕若不降旨令其再加詳審卽照伊等  
所奏將色爾圖革職交部審訊必致畏刑承認豈不  
冤抑旗下大臣辦事朕何等訓誨乃仍復草率錯謬

至此三泰奉差他出且辦理旗下事務未久不必交部副都統諾穆柱延福著交該部嚴加議處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以致失火凡官員前後交代從未有盤查火藥之例今朱閑聖盤驗火藥鉛子其不能謹慎之過尙小而有意苛刻前任之人甚屬不合但署督查郎阿曾具摺奏稱朱閑聖居官尙好請仍留任著降一級從寬留任

十七日奉

上諭凡八旗虧空未完之項大約拖欠官庫公庫銀兩居多若槩行治罪則人員甚衆若槩從寬典則其中

亦有虧空甚多情罪較重者國法所在難以姑貸從前因八旗清查黃冊內有實在力不能完者曾從寬以枷責結案今刑部每照此例定議並未分晰情罪之輕重虧項之多寡未爲允協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大臣分別酌議定例具奏

又奉

上諭宗人府府丞蔡嵩奏摺內稱王子爲王爺伊由翰林歷任中外服官多年從古來曾有在君前奏對稱呼王爺之文理乎伊豈不知朝廷禮法乃朕降旨詢問而伊奏稱臣實愚昧不知國體朕又問國體爾旣不知是將大清政務視若膜外矣伊卽應諾是是復

問數次皆然毫無畏懼認過之意如此妄誕放肆實  
爲可駭著革職拏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科道乃朝廷耳目之官專以進言爲職朕令其于  
露章之外復行密奏者蓋欲其時進讜言匡朕之不  
逮有益於吏治民生也既係密奏則當加意謹慎不  
謀於人不洩於外方無忝於事君之義而不愧言官  
之任乃近見科道等之密奏並無直言規諫及有益  
於吏治民生之處而沽名邀譽之習仍然未除如科  
臣邱尚志密奏崇文門飯銀一事公然露洩於外而  
御史李元直於未行密奏之先遍訪他人密奏之事

而後入奏是皆不知其出於何心夫言官進言之意  
不過欲見諸施行也今邱尚志所奏朕已降密旨准  
行矣而彼仍然露洩於衆是彼進言之意專爲一己  
之名並非爲國家之事也既欲以國家之事沽一己  
之名則何不見之於露章而乃隱之于密摺乎邱尚  
志於陳奏之事不肯慎密李元直察訪他人密奏之  
事而又捏造附會之言此卽朋比黨援作威作福之  
漸也本應嚴加根究以儆澆風姑念二人尚係初犯  
將邱尚志罰俸一年李元直罰俸三年以示薄懲嗣  
後倘有密奏之事朕未將本人姓名發出而本人自  
行露洩或私自存稿者一經發覺朕必嚴行究訊重

治其罪

又奉

上諭滿洲准入武場考試原爲造就人材起見伊等中式武舉正宜策勵再試進士如有材藝出衆朕卽挑選侍衛加恩擢用今滿洲中式武舉後例以門千總補用未免小就卽將來陞補守備若係巡捕營尙可就近學習尙陞用外省恐伊等未諳外省營務不甚相宜嗣後滿洲由武舉補用之門千總併武進士或以京營守備用或以本旗護軍校驍騎校等缺用竝將作何陞轉及再應以何項補用之處該部詳議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蔡嵩係年久翰林朕御極之初見其年齒已高爲人似覺老成特加恩用爲雲南學政其在任內所奏事件尙屬明白朕屢加遷擢適因湖北按察使員缺需人朕意以伊或能辦理地方之事因降旨將伊補授隨有大臣等奏其才短不勝兩司之任者於是調回以京堂補用及來京進見朕觀其人果不稱外任之職而居官尙無過愆仍加恩授以宗人府府丞三品之顯秩所以待之者不爲不厚矣而伊進見之時並無感恩之意似以不得外任怨望於心且其神色常若沉湎於酒者昨於輪班條陳摺內稱宗人府王



爲王爺朕面詰之曰在朕前奏事乃稱王爲王爺有是理乎伊對曰臣昏憤不知國體朕詰之曰爾爲翰林多年且歷任內外至於大臣此等禮數尚且不知豈非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乎伊連稱是是朕又詰之曰爾於大清國之事務全不關心此語爾敢於承受乎伊又連稱是是彼時廷臣同進見者數十人在旁聞之無不駭然驚異朕見其神氣昏亂言詞顛倒以爲此必居心不良鬼神爲之播弄其平日必有誹謗悖逆之詞如呂留良查嗣庭汪景祺等之見於記載者因令革職拏問搜查其寓中筆札及查出進呈朕一一檢閱其中世俗請託私交則有之並無

誹謗悖逆之語但字蹟中言飲酒之處甚多可見其平日沉湎於此以致昏憤也朕竟一時錯看著將蔡嵩免其究問仍給與原品令其休致在八旗志書館與李紱等一同修書効力並將朕錯看之處宣諭衆人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昨朕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詠皇城草詩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平日顧成天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辭六章詞意悲切朕覽之凄然墮淚彼以

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惘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爲不如已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

又奉

上諭凡州縣官新舊交代如錢糧倉穀驛馬等項自應據實查盤秉公授受在上司不得徇庇前官抑勒交代在後官不得留難前任挾詐行私斯於理爲至當於法爲得平卽以倉穀驛馬二事言之若果米穀紅朽糠粃不堪接任官自當據實揭報但聞有刻薄之人恣意苛索於掬颺之時高下其手好米亦有虧折

以致前任之官畏其掬颺勉強議幫銀兩而後得以交代離任如驛馬若果疲瘦不能應差自應退還前官著落賠補又聞有故意勒措者將好馬退回強令前官每馬交銀十二三兩及交明馬價又託言需馬應差甚急以四五兩之價賤買其原馬以應差而將餘銀入己此等惡習各省州縣官每嘗有之朕曾經訪聞卽督撫大臣亦有以此入告請定例通行嚴禁者朕思前後交盤乃國家政治之所關亦本人考成之所係如果前任之人事事清楚豈後任者皆屬無良之人而好爲刻覈之事今接任之干係旣重而不令其舒展盤查則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况不

肖之員往往於將近離任之時百計侵蝕扣剋以貽後人之累則其過又不在接任之員矣是以前後之間寬嚴之際難以一槩而論亦難以法律相繩惟在督撫大吏等於未交代之先推誠訓誡正交代之際留心察訪既交代之後體其情理卽此可知屬員之立志爲人矣若過在前任則叅處前任過在後任則叅處後任不存成見不涉徇徇耳目能周賞罰悉當則吏治事事可望肅清豈止交代之間不致滋弊耶至於訓誡屬員又當動以天良曉以利害倘前官欲貽累於後人後官欲苛求於前任是皆損人利己假公濟私目前之獲利有限暗中之造罪無窮天道好曉諭各省大小官員知之

又吏部議覆御史閻絃璽條奏外官迴避各款奉上諭此本內師生迴避一條在京部院官員自可不必至於外官似當酌量定議以免瞻徇陋習九卿等議稱主考取中人數甚多若槩令迴避則恐更換紛紜此論固是然條奏所言亦有關於吏治朕意欲斟酌定例如知府與縣令最爲親切若係師生自應迴避况同在一省之中此府所屬之縣調補他府亦屬省便若司道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申明督撫存案督撫等官其屬下有誼關師生者令其報部

存案日後有所舉劾司道卽於文內聲明督撫卽於本內聲明如此則師生之分按籍可稽公私之間易於考核矣大凡師生中固有情意最親者亦有齟齬不合者若不將師生之分顯然指出則未免以爲可以隱瞞而有假公濟私之弊於平日情意親密者則逾格汲引薦揚而於素不相合者又或過爲叅劾以博公正之譽且使旁觀者易起猜疑之心或造爲誣讟之語而督撫大吏之過於謹守者轉因避嫌瞻顧而失公平課吏之道以致賢才有所掩抑亦未可定今司道則申詳督撫督撫則報部存案師生之誼顯然指出無所掩藏何所容其回護倘其中有徇私廢

公舉劾失當者定以處分用示懲儆凡現任官員及將來陸續到任之員俱照此例行倘有隱匿不報者察出嚴加議處朕意如此其是否可行或有另應斟酌之處著九卿再行詳悉定議具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會議會審之期九卿因有他務不能到班者仍照例行文知會主稿衙門嗣後著派滿漢御史二員將有事不到之九卿登記檔案以備日後查考不必叅奏至於宗人府府丞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等衙門正卿少卿定例旣不在九卿之列若令一同會議亦屬紛更但伊等官階遷轉卽可入九卿之班亦宜

留心練習兵刑錢穀之事嗣後凡遇九卿會議會審秋審之時宗人府府丞及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之正卿少卿等俱著在旁觀聽使之與聞但不得參預議論亦不必列名畫題倘九卿所議未當或伊等另有所見准其具摺密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耕藉之初雍正二年三年藉田所產嘉禾一莖四五穗者實係瑞穀後來府尹等所進十餘穗及今所進二十四穗者乃本來多穗之穀名曰龍爪穀當日播種時不應將此穀種攬入其中著該府尹等知之嗣後不可被小人愚詐

又奉

上諭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槩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強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內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卽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倘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

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  
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二十五日奉

上諭凡由舉人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俱准其與舉人一  
體會試其由貢監考試補用之筆帖式亦准於考試  
繙譯舉人時一同考試皆所以廣育人材使之各有  
所成就也至於由貢監生員考試之小京官筆帖式  
等員其中未必無通曉舉業文藝之人若因其已經  
出仕遂不得與於鄉試則彼平日之所學莫由表見  
亦屬可惜著通行八旗凡由貢監生員考取之小京  
官筆帖式內若有願就鄉試者俱准其與舉子等一

同入場考試使片善寸長不致遺棄以副國家教養  
人材之典

二十六日奉

上諭張廷煌在丹徒縣任內既有督催承追等九十餘  
案之多何以王璣將伊調補鹽城且鹽城又係沿海  
之缺並非簡僻之地所奏自相矛盾明係張廷煌欲  
脫離丹徒多案之叅罰鑽營請託而王璣曲意徇庇  
故以調簡爲名巧令更換也王璣於此案有無情弊  
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詳查具奏張廷煌著仍留  
丹徒之任將未完各案令其清結倘伊實不勝繁劇  
之任或有請託王璣之處著范時繹等據實叅奏

又奉

上諭張大金棍因伊弟張二金棍爲盜被獲監禁在獄  
伊起意爲首糾約多人打入桃源縣監將張二金棍  
劫出并打傷更夫禁卒人等似此藐法橫行其罪較  
強盜有加查律內強盜打劫牢獄聚至百人以上者  
斬決梟示凡用強劫奪在監在途罪囚者不分首從  
皆斬監候夫劫奪平人之財物尚擬立決而劫奪監  
禁之盜犯轉擬監候此係律條未協之處凡爲首之  
盜犯俱係卽行正法則爲首劫獄之人不應從輕著  
九卿詳確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各州縣之設立常平倉積貯米穀原以備地方一  
時緩急之需所關甚重朕爲此備極焦勞多方籌畫  
務期倉儲有備早潦無虞年來所頒諭旨亦深切著  
明矣夫收貯米穀必須倉廩堅固始可爲經久之計  
是以從前降旨將倉廩之完整與否一併入於交盤  
之內以爲州縣官之考成今聞各省之中偏僻之邑  
竟有向來本無倉廩而有司苟且因循不行詳請督  
撫藩司等亦漫不查察致將養民備荒之具或寄頓  
於寺廟或借放於紳士富戶之家而霉爛虧折生事  
滋擾之弊多由此起大非朕慎重民儲之意凡各省  
未有倉廩之州縣著督撫詳悉查明商酌卽行建造

其造倉之費或動用正項錢糧或支給存公銀兩著該督撫酌量本地情形悉心定議具奏

又戶部奏司官心揆接奉

上諭遺漏行文請交部議處臣等失察請一併交部議處奉

上諭心揆著交部嚴察議奏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三人日日協贊朕躬辦理庶務事件繁冗片刻無暇安能查及衙門行文等事不必交部其他堂官著交部察議各部院衙門若有應行文事件而從前似此遺漏者俱著堂司官詳細查明自行檢舉卽補行文免其處分倘此時仍不悉心查出或隱匿不舉日後發

覺定行從重治罪

二十九日奉

上諭各省州縣官冒銷恩賞老民老婦銀兩朕不嚴查治罪許其自首並不加以處分此實格外之恩也凡冒銷之官員等自應愧恥感激據實首報踴躍完納以贖從前欺公侵帑之罪乃年來自首者雖多而完補者往往延挨觀望稽遲時日則是伊等自首之時不過希圖免罪及至僥倖免罪之後遂置國帑於不問仍是侵盜之故習矣著各省督撫詳悉查明凡從前自首者於此次奉旨之日定以半年之限令其照數全完倘再逾限不完現任者則革職嚴追革任者



則治以冒銷之罪其中若有身故者亦照此限於其家屬名下著追如果人亡產絕則於限內取具地方官印結具題於失察之上司名下勒限分賠其以後有續行自首者俱照此例行

又奉

上諭各省拔貢聞已陸續來京伊等既不能應本省之鄉試則當准其應試北闈俾得觀光盛典凡拔貢之有貢單者俱著該部咨送順天府令其應試再修書各館內從前有外省生員在館効力者若情願入場考試著取同鄉京官印結保送順天府亦准入場

又奉

上諭聞直隸地方有寄莊寄糧之弊往往地寄此處糧寄他處相隔百餘里或數百餘里之遠卽如宣化府懷安一縣有人地俱在懷安而寄糧於宣化萬全者有人地俱在宣化萬全而寄糧於懷安者更有現在懷安納糧而寄地於順天府之寶坻豐潤三河相隔五百餘里者在徵糧者則鞭長莫及而寄地者則彼此無關脫漏欺隱之弊勢所不免地方有司實難稽察催徵朕之所聞如此著直隸總督詳細確查若果有此等應作何更正改隸之法著該督悉心妥議具奏再直省如有似此寄莊寄糧者著該督撫亦詳查酌量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八月

上諭二十八道

初一日奉

上諭朕常令奉差在外之臣工有所見聞據實陳奏昨有人奏稱江南吏治平常卽如徵收漕糧多加使費耗米又如稅銀之侵蝕石塘之傾圮該上司悉置之不問凡爲督撫者受朕封疆之寄委任甚重訓誨甚殷理宜殫力盡心安民察吏以副恩遇乃江南吏治廢弛若此以鄰省比較則迥然不同江南督撫何能免曠職負恩之咎著將奏摺抄錄發與伊等閱看不識伊等聞外間輿論如此亦自知愧恥否

初二日奉

上諭陳天培原任崇明總兵官平日熟悉水師前因浙江提督員缺需人是以將伊補授伊到任後所奏事件俱不甚妥協昨又被江南總督范時繹以違禁多買硝磺題叅現在解任質審今覽陳天培所奏辦理賞給兵丁生息銀兩一事甚屬錯謬朕之恩賞銀兩原令該提督等公同設法料理營運生息以濟兵丁等吉凶緩急之需並非取兵丁之利息以爲賞恤也前降諭旨甚明陳天培不肯遵奉辦理祇圖簡便以卸已責而不計兵丁之得實惠與否則其平日居官辦事糊塗草率可知著將陳天培奏摺發與新任提

督尚灤閱看其借給兵丁銀兩著陳天培一一歸還交與尚灤另行料理倘借給銀兩內兵丁有不能清還者著陳天培照數賠補

又奉

上諭凡兵丁等承應官差養贍家口專於糧餉是賴此外別無資生之處乃有射利之舖戶土豪人等交結隊目廣放營債以取重利而孟浪之兵丁墮其術中借銀到手隨意花費及至領餉之時不足以飽債主之谿壑此實兵丁等暗中耗費以致窘乏之由也向來旗人有放印子錢各色等弊今嚴禁之後兵丁漸覺從容著通行各省文武官員出示曉諭嗣後不許

舖戶土豪人等再放營債如有違者從重治罪其從前已經借給者著清還本銀不許收取利息將此懲債主之貪心以杜暗蝕兵糧之患其營伍兵丁彼此借貸者除朋情緩急通融外若有放債圖利剝削同輩者著該管官稽查嚴禁倘違禁不遵一經發覺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初四日奉

上諭佐領係四品副佐領未定品級今著定爲五品准用五品頂帶仍照本身職銜食俸再佐領係大員兼管者居多向來佐領若有罰俸之案卽照該員本身職銜定議似屬太過嗣後若兼管佐領之員在佐領

任內有罰俸之案著照佐領品級罰俸永著爲例

初五日福建巡撫劉世明奏報彝船被風奉

上諭呂宋被風彝船旣已開往廣東佛山著廣東督撫查照給與口糧加意撫恤聽其候風回國嗣後凡有外國船隻遭風飄入內地者俱著該地方官查明緣由悉心照料動支公項給與口糧修補船隻俾得安全回其本國以副朕恩恤遠人之至意

初七日奉

上諭各省每科考試武舉例用該省巡撫爲主考官其閱看文字則用屬下舉人進士出身之同知州縣等爲同考官朕思各省巡撫多有平日未曾學習騎射

技勇者忽司衡鑑之任何以評定舉子外場之優劣從今科爲始各省巡撫考試武舉時著就近省城之提督總兵一員同考外場秉公拔取務令得人以光大典若提鎮駐劄路遠或因公他出則令總督或提鎮派委副將一員代之

初八日奉

上諭刑部奏稱越獄之犯半年內自首供出同夥盡行拏獲者准減罪一等等語凡犯人越獄皆於本罪之外加倍治罪此所議減罪一等者卽減其本罪乎抑減其加倍之罪乎本內未曾聲明將來難於奉行至於供出同夥盡行拏獲則與以減等倘案內本無同

夥只有一人越獄於限內自首又何以處之若自首而卽減其本罪是因越獄而得利轉開越獄之端將見犯者愈衆矣又如供出同夥盡行拏獲減罪一等倘同夥多人內有一二人未獲又不得邀減等之恩亦非平情之論著再加詳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向來

三陵俸工米石皆係截留漕米支給自康熙五十年漕米不敷經直撫題請將不敷之米每石給銀一兩令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採買支放州縣委之吏胥遂至吏胥串通兵役折銀代米私相授受雖經降旨嚴禁

恐此弊未能盡除而州縣之運送本色者車脚之費不無賠墊且領銀採買或值米貴之時一時難以購辦官員兵役未免守候時日是折銀採買於官兵均屬未便著總理

三陵事務尚崇糜將

三陵官員太監兵役每年需給俸工米石分晰白米若干稔米若干粟米若干預行造冊咨報戶部戶部行知倉場預行照數截留分貯遵化薊州豐潤三州縣於庚戌年爲始所有俸工米石均以本色給發如此則更無不敷之米

陵寢員役不至守候待支胥吏兵丁可免串通折價之弊

而州縣亦無賠墊脚價之累矣該部卽遵諭行

初十日刑部彙題本內鑲黃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咨送原任泗州知州范時習之子范弘俊歸旗遲延照例枷責一案奉

上諭嗣後歸旗人員有逾限逗遛在外應行枷號者著按其逗遛年月之多寡以爲枷號之期若逗遛一年卽枷號一年照此計算倘另有生事犯法之處則從重歸結永著爲例

十一日奉

上諭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設官分職不得其人則庶政莫由振舉而理財不得其道則國用不足雖欲減賦

蠲租沛膏澤於萬姓其勢有所不能此自然之理也  
數年以來怡親王大臣等辦理戶部事務敬慎公忠  
風清弊絕阜民裕國府庫充盈國家經費既敷則蠲  
除惟正之供施恩常格之外使羣黎百姓俯仰有餘  
乃朕寤寐之至願也昨山東署撫奏稱今歲東省秋  
成大稔父老皆言二十餘年以來所僅見朕思上年  
命田文鏡總督山東而今年地方禾稼遂登大有又  
如岳鍾琪總督陝省平日駐劄西安則西安比歲豐  
收今夏領兵前往甘肅則甘肅收成大熟而西安六  
七月間便覺苦旱又如鄂爾泰之在雲南連歲地方  
雨暘時若今夏巡歷貴州甫離滇境而雲南府屬之

晉寧宜良等處卽有暴雨潰堤低田被水之事又如  
李衛之在浙江屢年四境豐樂今歲李衛暫離浙省  
而衢屬江山縣峽口谷卽有起蛟發水淹沒禾麥之  
災觀此數事益見賢督撫之感名

天和捷於影響則凡爲督撫者宜何如之敬謹居心公忠  
奉職以不愧屋漏之誠爲感格

上天之本耶聞今年秦省西安一帶夏月甚旱而地方文  
武大臣官員罔知修省此則封疆大臣之所當切戒  
者朕非卸責於臣工而屢頒此等諭旨也蓋朕實有  
見於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而夙夜敬謹乾惕覺  
鑒觀之有赫而呼吸之可通倘朕心有一刻之懈弛而徒

以訓誡之詞責諸臣下其又何以對越

天地神明乎又據廣東督撫布按等奏稱今年粵東雨澤均調百穀順成合計通省米價貴者不過八錢幾分賤者至於五六錢實粵省從來希有之事朕聞之深為慰悅此皆該省民人等革薄從忠醇厚良善之心仰感

上天垂佑而錫以豐穰之所致也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各免四十萬兩以獎地方官民之善直隸陝西今年已各蠲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亦著免庚戌

年地丁銀四十萬兩此六省共蠲免額徵銀二百四十萬兩乃朕加惠閭閻之特恩該督撫等應轉飭有司仰體朕心敬謹奉行務使小民均沾實惠倘不肖官吏及紳士土豪等有侵蝕包攬等弊一經發覺定行重治其罪竝將失察之督撫上司等官嚴加議處

又奉

上諭近畿各府有八旗莊屯雜處其間有司難於清查且八旗罷黜之廢員及不能上進之子弟與多事不法之家人往往潛住其中結交遊手好閒之輩妄行生事或好勇鬪狠或酗酒賭博或與百姓爭訟告訐展轉不休以致風俗日漸澆凌難以整理雖有理事



同知一員亦相隔甚遠不過詞訟到案一爲判斷而已平時則無稽查約束之功也朕意欲於旗員及司官內遴選賢能者八員派往各府有莊屯之地方專辦旗人之事時加教誨申明禁約導其善念革其邪心小則分別懲戒大則據實糾叅其有旗民互相爭訟之事仍聽該管衙門審理此差往之員以一年爲期更換一次果能實心辦理化導有方一年內所管之處無旗人犯法之案將該員與以議敘倘或怠忽廢弛因循瞻顧或擅作威福多生事端著直隸總督與巡察御史卽行叅奏從重議處其如何分析管理及如何定例之處著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地方雖設有水師官兵而俱不能諳練水師事務若無教習之員恐其有名無實著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于千總內揀選數員於兵丁內揀選數名熟諳水師者令赴盛京交與該將軍令其教習旅順水師官兵其由福建起身之時著該督撫照資助送往浙江湖廣弁兵之例給與盤費

十四日刑部奏新鄭縣民李大保殺死伊妻郭氏并子對兒照律擬絞奉

上諭李大保因繼母李氏平日相待甚薄適因爭奪酒壺將李氏帶仆於地李氏聲言送官究治李大保忿

懼交加輒欲自盡於是先將一妻兩子用刀抹死其  
殺妻之罪雖無可逭而其起釁之處則尚有因嘗見  
繼母之於前母之子其相待之刻有在尋常情理之  
外者夫子之於繼母其奉養承順服制禮節一切與  
本生之母無異此倫常之道也則爲繼母者亦當視  
如親生顧復撫養方爲交盡其道乃有一等婦人悍  
惡性成不明大義常存分別之心偏愛其所生之子  
而薄待前母之子若已未有子者又或懷嫉妬之念  
而憎惡前母之子或顯加之以凌虐或陰中之以計  
謀以致其子不得其死甚且至於絕其夫之宗祀而  
不恤是不但母子之恩已絕竝視其夫如仇讎矣向

以名分所在故律無擬抵之條事旣出於情理之外  
所當酌量立法以防人倫之變朕意若繼母於前母  
之子有凌逼謀害等情至於身死者將情由審訊確  
實以其所生之子議令抵償若繼母未生子者則令  
歸其母家不得承受夫家產業如此庶使秉性克悍  
不顧大義之婦人有所儆戒消其殘忍之心而保全  
其母子之恩誼似屬有益著九卿悉心詳議具奏

十五日

諭大學士九卿朕於用人行政是非賞罰總視乎理之  
至公而未嘗稍存成見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

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夫心不正則是非可否皆不  
得其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周子通書云無欲則  
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可見  
人之心必靜虛動直而後應事接物可得其平若一  
有所偏向則靜不能虛動不能直又安望其明通公  
溥哉夫有所者不過流於一偏而已足爲心之累至  
於有我則全是自私自利之心縈繞固結於中但知  
有己而不知有人則其心之不正更甚矣古稱溺愛  
者不明凡人溺愛他人則於是非可否已不能辨而  
不免於惑況溺愛己身則但見其是而不見其非但  
見其可而不見其否沉惑迷謬以至過咎日叢愆尤

日積而全不知醒悟改悔其爲害尚可言哉又如人  
臣以忠言規諫其君則望君之虛懷採納而人君以  
正言訓勉其臣亦望臣之實心聽從若君不用臣言  
則加以拒諫之名而臣奉君之訓則聽之藐藐清夜  
自思能安於心乎惟是君之不聽臣言人人皆得而  
見之而臣之不能洗心易慮以從君之訓則在隱微  
之間人所難知是在爲臣者之捫心省察而已

十七日奉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凡文武大小官員進見時必諄諄  
訓誨諭以國計民生之要務至於近日廷臣科道等  
官輪班條奏其實在可行者卽降旨施行其似有可

採者卽發令查議其有言之未當者或局於一偏之見或失之迂濶難行甚至懷挾私心不顧大體敷陳鄙瑣識見庸愚朕多召令入見面加訓誨剖晰其說諭以不可施行之故蓋朕意欲使其人曉然明白自知識見之淺鄙是以降旨之時周詳往復不憚煩勞倘其人退而錄記果能深會朕心詳繹朕旨一一紀載畧無舛錯遺漏豈不甚善但其事有甚難者彼於倉猝之際敬畏矜持或則錯會朕旨或則記憶不全又或書寫之間詞不達意或有意捏成顛倒朕諭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正復不少卽如啓奏折本時大學士及學士滿漢多人皆每日進見素常熟習

者而面奉諭旨退而繕寫進呈尚且未能悉協何況出於一人一時之奏對者乎前者科道翰林八九十人同奉面諭朕令其各書呈覽乃諸人所寫參差八九十員人皆互異且與朕旨多不相符可見理會記載之難矣設或漫自記錄謬相流傳有失降旨之本意則所關匪細從前屢經曉諭會命在廷大臣與外省文武員弁等面奉之旨皆書寫進呈朕覽以防訛錯今再行申飭凡內外大小臣工不論從前嗣後倘有欲記面奉之旨者著將所記呈奏方許存錄倘有未經奏覽私自存錄者一經查出照詐爲制書之律治罪著各部院衙門將此諭旨錄貼堂壁俾現任及

接任官員共知之其各省文武官弁等著該督撫提鎮將朕此旨每年通行曉諭一次倘屬員等有不知此旨者朕惟該上司是問

又奉

上諭兩浙私鹽向來充斥前經督臣李衛竭力清釐多方整飭是以巨窩斂跡梟販潛踪官引疏通弊端禁止近聞江南地方文武官員視爲膜外奉行不力以致蘇松一帶人心懈弛濱海鹽徒遂借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例號召老少男婦百十成羣公然交易因而運送窩囤無從究詰夫肩挑背負四十斤以內不在禁約之條者乃國家恩恤小民之至

意若因此而廣開鹽梟私販之門是朝廷之恩例轉令不法棍徒藉以長奸而滋弊矣聞李衛先經行令每縣查報貧難小民四五十名給與木籌每日許赴官店買鹽二十斤挑賣以爲餬口之計此法甚善窮民旣得覓利以資生奸販不致營私而虧課於鹺政實有裨益而江南督撫身在地方同有稽查經理之責豈無耳目心思乎今蘇松一帶私販仍復橫行江南督撫有司亦自知愧赧否

又奉

上諭廣東潮州總兵尚灤謹慎諳練効力有年簡任以來兵民相安聲名甚好久欲用爲提督因海疆緊要

是以尚留總兵之任忽聞溘逝深可憫惻著賞銀一千兩爲伊歸櫬之費卽於廣東藩庫內支給

十八日奉

上諭前據王璣叅劾松江府知府張文英一案朕以王璣徇私負公其所叅未必公當卽著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確查并將王璣有無挾私或聽趙向奎詳揭之處查奏又王璣請將丹徒縣知縣張廷煌調補鹽城朕以張廷煌任內有承追督催九十餘案未完而所調鹽城又非事簡之缺亦著范時繹等將王璣與張廷煌有無請託徇庇之處詳查具奏茲據彭維新奏稱王璣自行檢舉從前題調張廷煌等之時

未曾等候范時繹尹繼善兩處畫題先行拜本等語則王璣徇庇之處顯然矣今有人摺奏王璣與趙向奎朋比行私不獨清查錢糧一事怠玩悠忽而辦理地方事務全無公道如原任夔州府知府喬鐸侵匿夔關銀十萬三千餘兩查追原籍家產一案有程文蔚首報收貯喬鐸寄頓箱物并銀二萬四千兩續據喬鐸之子喬於宣控告程文蔚之子程汝趾隱匿行鹽本利銀八萬二千兩屢經府縣質審當據喬於宣程文蔚各供認所欠銀兩除案內首出之項及喬程兩姓家產估交外其餘均認各半完帑詳報經范時繹尹繼善嚴批著追在案乃王璣署事之後因程文

蔚是伊岳家思欲翻案開脫示意屬員欲將喬鐸在川開報程汝趾處收存本利銀十餘萬兩并寄貯箱匣金珠等物題明奉旨查追之案任其含混以待詳解之日便於開脫而程汝趾恃王璣親情勢力於駁審時復行狡賴司府等官皆有兩難歸結之議再如原任南匯縣知縣欽璉爲人浮詐性好鑽營與王璣同鄉情密相期援引王璣前在江鎮道任內有應賠害庫銀一千餘兩係前任知縣張文英縣丞朱懋熹查出銀色低潮通詳賠補王璣將張文英百計搜求報復前怨適嘉湖道王溯維奉旨派令協查民欠到蘇王璣竟委令管理海關且不待奉旨准允卽於出

疏之日將松江府知府張文英原管稅務摘交管理王璣怒猶未解欲將張文英於甄別疏內填入病廢議以欽璉題補松江府知府經范時繹尹繼善以張文英任內原無過犯欽璉現係未經開復之員不便題請甫經咨覆王璣旋捏叅張文英多病推諉卽於疏內聲說委令欽璉署理府印出疏後方移咨督臣會稿而縣丞朱懋熹以賠銀之怨卽以報竊誣其諱盜咨革矣再如丹徒縣知縣張廷煌係王璣在江鎮道任內相交舊好畏地方之衝繁乃以試用之鹽城縣知縣孫蔭孫調補欲爲張廷煌轉移善地示意與趙向奎而趙向奎徇情開擬具詳經督臣批駁王璣

乃據司詳移稿會題督臣不允王璣竟自出疏至七日後始寄札督臣懇其會稿再如寶應縣知縣王宸儁與王璣舊有譜誼就近題調震澤緣該縣員缺奉旨特用鄧圭補授部文催令王宸儁仍回原任乃王璣留在蘇適長洲縣知縣董永丁憂缺出竟置著令回任之旨於不顧一任本缺空懸日久復留署長洲亦經督臣批駁再如鎮洋縣知縣陶士傑因歲叅錢糧一案荆溪縣試用知縣高式矩因署無錫任內檢驗不實一案署南匯縣事通判施霈因解犯遲延一案皆係例應題叅聽部議覆候旨降罰之案與叅請革職者有別乃皆素所不喜一經叅出隨即摘印

不惟不循定例且不顧該縣等正在清查民欠料理之時等語奏摺所叅王璣營私廢公肆意妄行種種欸蹟如此則其從前叅劾張文英及請調張廷煌二案朕所降諭旨料其必有徇私情弊歷歷不爽矣又據四川巡撫憲德奏稱喬鐸名下贓銀已逾一年之限尚不足完半之數據喬鐸呈稱奉追之日即將交與妻弟程汝趾行鹽本利銀兩以及收貯箱匣等物全數報出而家中房產衣飾等項尚值三萬餘金亦經報官封貯若原籍地方官早將衣飾房產變賣則一年之內完半有餘等語可見喬鐸原籍之不能清完庫帑全因王璣徇庇程文蔚之所致也又從前徐



成棟欽璉等築吳淞江東段工程違限悞工部議革職仍令加幫高厚用過銀兩照數追賠今王璣題請邀免追賠援例開復未必不係徇庇欽璉之故王璣受朕深恩不思報効乃逞其私意以愛憎爲舉劾以喜怒作威福置吏治民生於膜外視科條法令爲弁髦且與趙向奎表裏營私顛倒曲直負恩負國物議沸騰著將奏摺各欸及各本案件一併交與范時繹尹繼善彭維新秉公據實查審定擬具奏

又諸王大臣等以

賜觀瑞繭奏請宣付史館奉

上諭前據浙江署督性桂署撫蔡仕艸等奏進湖州居

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父老皆稱爲從來未有之事朕恐小民圖利望恩或用人力造作而成亦未可知因令性桂等詳細體訪務令確實勿爲所欺昨性桂蔡仕艸等於本地詳加驗看訪察實係自然成就竝不由於人工具摺覆奏前來廷臣等以蠶桑織紵乃衣被之大原養民之切務今浙省有此瑞應則小民溫暖可期咸爲國家稱慶奏請宣付史館昭示萬世朕素不言祥瑞數年以來每遇休徵必倍加乾惕儆戒所頒諭旨至再至三想中外臣民共知之矣朕愛育元元務期普天率土之人同霑實惠一時希有之物不足以禦飢

寒倘蒙

上天俯鑒悃誠錫福黎庶蠶桑普盛衣食充盈乃朕心之所謂祥瑞也朕命卿等觀看理應具奏然宣付史館之處可不必行

二十日奉

上諭直隸宣化府屬挖運一事前經部議改徵折色令各州縣照撥運之數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解交受運州縣支給兵丁既免挖運之煩又省輓輸之累是以降旨允行但查宣屬屯糧例於九月開徵而兵米例於季首支領今改徵折色恐百姓輸納不前兵丁支給有待著該管官先於藩庫將應發銀兩預行給領

俟各州縣徵完之日解司還項至萬全縣及獨石張家二口地勢稍寒每至春夏之間米價不無增長過往員役口糧及兵丁季米折銀一兩恐不敷採買之價亦著該管官於每年秋成米賤之時約計需米若干於藩庫領銀預行採買存貯各處倉廩以備支給俟各州縣折徵完日解司還項則百姓既免從前挖運之累而兵米口糧亦無需待不敷之慮矣該部卽遵諭行

二十一日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黔屬思州及古州之梅得等處自七月初八日至閏七月十一日有五色彩雲光

華燦爛疊秀爭華歷時經久一月之內七見嘉徵等語朕嘗言天人相感之理捷於影響督撫大臣等果能公忠體國實心愛民必能感召

天和錫嘉祥於其所轄之地卽如鄂爾泰頻年駐節本省祥雲三見於滇南今年以公事前往貴州慶雲卽見於黔省又如今歲岳鍾琪領兵甘肅而甘肅禾稼豐登田文鏡節制山東而山東秋成大稔又如李衛總督浙江比歲以來境內農田豐熟今年甫離浙境而衢屬山鄉卽有蛟水泛溢之事舉此近事數端仰見上天昭示顯然欲使君臣共知儆惕也朕素不言祥瑞所以屢年以來從未曾因嘉徵而受慶賀而敬慎之念

日益加虔想中外臣民亦共知之矣夫

上天示人君以災祥一如人君加臣下以賞罰也人臣受君上之賞固不可侈然自足放逸驕矜若竝無欣慰之心而不以爲慶則受君上之罰亦不知畏懼悛改此非矯情違衆之人卽胸無忌憚之輩矣人君之於天其理亦復如是至於鄂爾泰之屢次奏報慶雲者蓋以滇黔地方有此瑞應萬目共覩在人臣之心無不願國家之蒙福兆庶之凝禧州縣申詳而督臣陳奏此皆出於情理之不能自己倘有心懷不肖之人或且議其爲迎合或且譏其爲諂諛此皆藏幸災樂禍之邪心不止於春秋責備賢者而已惟是滇黔遠省苟

上天之垂象加恩如此則自大臣以及官弁兵民宜何如之敬謹虔恭以永承

天貺是則所當夙夜加勉者也

又刑部議准署山東巡撫費金吾題張氏等謀殺親夫羅光基照律治罪奉

上諭張氏著卽凌遲處決羅光臣著卽處斬此案已歷十有餘年竝未審明題結著將雍正元年以後之該管上司逐一查明令其將失查沉壓情由明白回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京師之大興宛平二縣知縣常以虧空被叅朕體察其故二縣在輦轂之下每有一時速辦之公事不能遲緩者只得那移庫銀以濟用而支領還項未免遲延時日其上司察知庫帑有虧不得不行叅劾此等虧空實有可原之情朕體恤臣工不忍聽其因辦公而遭罷黜爲之思一備用之道著宛大二縣各領戶部銀一萬兩永遠存貯該縣遇有速辦之公事卽詳明府尹將此銀動支應用俟支領銷算之時仍復歸還原項於每年歲底報部查核如此則辦公有賴備用有資再有虧空國帑或借名擅動備用之銀者定行重治其罪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惟古聖人之制祭祀也凡山川嶽瀆之神有功

德於生民能爲之禦災捍患者皆載在祀典蓋所以  
薦歆昭格崇德報功而并以動斯人敬畏祇肅之心  
使之毋敢慢易而爲非也雍正二年浙江海塘潮水  
衝決朕特發帑金命大臣察勘修築并念居民平日  
不知畏敬

明神多有褻慢切諭以虔誠修省之道令地方官家喻  
戶曉警覺衆庶比年以來塘工完整災沴不作居民  
安業蓋已默叨

神佑矣今年潮汐盛長幾至泛溢官民震恐幸而水勢  
漸退隄防無恙此皆

神明默垂護佑惠我烝民者也茲特發內帑銀十萬兩

於海寧縣地方敕建

海神之廟以崇報享著該督遴委賢員度地鳩工敬謹  
修建務期制度恢宏規模壯麗崇奉祀事用答

明神庇民禦患之休烈且令遠近人民奔走瞻仰興起  
感動庶莫不盡消其慢易之私而益振其恪恭之志  
相與服教畏神遷善改過永荷庥祥則於國家事  
神治人之道均有賴焉其應行事宜著該督等詳悉定  
議具奏

又奉

上諭楊夢琰因碩色叅奏伊辦理鹽務識見淺鄙用意  
偏執是以降旨令其解任來京俟額引通融帶銷一

案田文鏡查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今覽田文鏡所奏是楊夢琰從前所辦竝無錯悞著楊夢琰回河東運使之任仍帶革職効力姚培和原從榆林道改補河東運使今著仍往陝西交與署督查郎阿若陝甘二省有道員之缺應行委員署理者令其暫行署理俟有道員缺出卽將姚培和題補

又奉

上諭嗣後各該省委員修理城工俱交與該省督撫布按每人各管一處城工有數處者則令分管若只一二處者則令挨管如有修築不堅三年之內卽至傾圮者著承修之員與專管工程之上司分任賠修倘管工之上司因干係已身賠修而故意隱匿者一經發覺卽令專修竝重治其罪將此永著爲例廣東所修城工十三處卽照此例行

二十九日奉

上諭據陳世倌奏稱山東濟堯東三府雍正三年借與百姓之倉穀塞楞額接任巡撫視爲膜外至今尚未徵收還項祈敕下署撫臣勒限催完等語從前山東有司惡習往往借百姓貸欠之名以爲開銷虧空之計夫以國家賑濟貧民之項而官吏尚忍侵漁飽其私橐則其他可知此借欠未完之倉穀或仍蹈故轍竝未實借與民則咎在陳世倌應於陳世倌是問若

從前民借是實而塞楞額接任數年置若罔聞聽其貽悞則咎在塞楞額應於塞楞額是問著將塞楞額解往山東與陳世倌質對竝令署撫岳濬費金吾秉公查明果係何人貽悞之處卽令其在山東催收還項如有不能催完者卽令其照數賠補又據陳世倌奏稱倘原係極貧之民或別有事故力不能償者數亦無多應否寬免出自聖恩等語朕愛養黎元不惜蠲除數十百萬之正賦豈獨吝此數百石之倉糧祇因山東不肖有司漸染向來之惡習此端一開又將指稱貧民以填貪吏之虧項矣倘有民欠力不能償者著經手之陳世倌遲悞之塞楞額分任賠補

又奉

上諭工部所辦歷年柴炭煤斤等項舖戶拖欠銀至二萬餘兩之多從前工部堂官竝未查出今李永陞查明參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至李永陞請將此項銀兩著落原給發之堂司官及未經查叅之堂司官分任賠補所奏甚是但此項歷年已久經管多人若勒限嚴追則干連之人甚衆其中不能保無冤抑著槩免賠補

雍正七年九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周瑛受朕深恩由微弁用至提督因伊識見卑鄙不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回京師仍復加恩授爲大員前年發兵進藏時因伊熟悉西藏情形特令其領兵前往待以厚恩委以重任伊若具有心胸自當竭誠盡力奉公惟謹以圖報稱乃伊於領兵之際擅買蠻婦竝令所轄兵丁等演戲以供其燕樂又在藏與邁祿互相參差不肯和衷辦事約束兵丁種種不法有玷官箴想伊有心懷怨望之處故肆意妄行若此溺



職負恩莫此爲甚俟伊回至四川著解任交與提督黃廷桂巡撫憲德將伊各款一一嚴審定擬具奏

又

諭膳房首領太監膳房溝水內拋棄飯粒甚多從前不時曉諭爾等並不嚴飭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輕恕爾等不但罰爾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錢糧而已慎之慎之

初二日奉

上諭王國棟不勝湖南巡撫之任著來京另有諭旨湖南巡撫員缺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補授王國棟俟趙弘恩到任交代清楚起身來京四川布政使員缺

著高維新補授高維新現有丈量地畝之事其布政使印務仍著按察使呂耀曾暫行署理郭朝祚亦不勝湖南臬司之任著革任來京其按察使員缺另有諭旨從前發遣廣西人犯在外捏造流言已據廣西巡撫逐一密查確有証據乃王國棟於各犯經過之湖南地方並未查出一人一語明係苟且塞責況此等大案王國棟仍照故套批委按察使郭朝祚會同布政使趙城詢取口供而巡撫衙門不過照例覆問別無根究開導之法以致兵役等視爲泛常希圖易結彼此串通口供若合一轍又如陳帝西等傳播流言本人皆已承認而流言來自何人之處王國棟等

竟不能究訊根由屢經降旨仍復含糊朦混縱奸曠職莫此爲甚著將王國棟趙城郭朝祚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向日由員外郎以下授爲御史者有試俸一年稱職然後題請實授之例若該御史奉差在外乃由揀選命往辦理公事者自應與在京之御史一體題請實授乃從前該衙門疎忽未曾題請遂致出差之御史試俸數年而不得實授深爲未協著將出差之御史試俸一年期滿者與在京之員一同具題請旨永著爲例

初三日奉

上諭山東泰安州神廟奉祀

東嶽泰山之神歷代相傳靈顯昭著佑庇萬民俾國家享昇平之福者

明神之功德其來久矣遠近人民感荷默佑之恩焚香頂禮罔不虔肅其廟宇重修於康熙十二年距今五十餘年矣茲據署巡撫費金吾奏稱廟宇盤道有傾圯頽壞之處應加繕葺山路亦當修整著發內帑銀兩命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色前往督工敬謹修理務使廟貌輝煌工程堅固速行告竣以副朕爲民報享之至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西安起程歷西鳳平臨以至甘涼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歡呼趨事赴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所堆積以佐軍需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割運草束輸力効誠可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各員無私毫扣剋是以輿情鼓舞相率辦公朕心深爲嘉悅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十石零大草五千三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恩邊民急公之至意

初四日刑部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審擬徐永貴手挽常昶落水淹死照故殺律治罪奉

上諭此案部駁甚是徐永貴手挽常昶一同落水是徐永貴一時情急揅命相搏安能料已之必生而常昶之必死豈可謂之故殺魏廷珍必欲照故殺律定擬是何意見著行文詢問魏廷珍并按察使劉枬令其各行明白回奏

初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各省民人屢有拾金不取之事朕以人心風俗漸有歸於醇厚之機深爲慰悅皆加賞錫以示獎勵今據直隸巡察御史鄂昌等奏報文安縣居

民盧尚義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給還本人及謝以布疋姑婦堅辭不受等語以貧家婦女織蓆營生乃能講讓興廉一門向善爲人情所難之義舉甚屬可嘉著賞給米十石布十疋並令該地方官給與匾額以旌良淑

又奉

上諭甘肅西寧大同自康熙五十四年軍需以來其馱運阿爾泰西藏巴爾坤米石駝隻及解送各處與口外牧放之駝凡有倒斃疲瘦退回者俱著於領運領解管牧之員賠補朕思各項駝隻有負重遠涉勞傷而斃者有風雪沍寒水草不時凍餒而斃者有候逢

瘟癘傳染而斃者又或有漫不經心之員喂養失宜以致駝隻殘傷不能存活甚至不肖之徒將解送牧放駝隻私行盜賣詭稱倒斃者雖種種情弊不同若令承辦之員槩行賠補其中不無冤抑未爲允協若一一清查年遠案繁不能得其確實茲特沛恩綸將各案應賠倒斃駝隻銀兩全行豁免其有降旨以前已完銀兩者或本人有應追別項准其抵扣此係格外施恩嗣後不可爲例著戶兵二部詳查各案分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奏稱吉安府同知馬世華之書役家人

侵用謝姓銀兩請將馬世華革職究擬等語查馬世華係邁柱等題請移駐蓮花橋清查積欠之員若係庸劣之人則從前何以入於題請之內設果有貪婪實蹟則張坦麟便應列款糾叅今但因失察書役家人之故而本官竝無染指之處遽行奏請革職審擬若本官已身婪贓又何以處之夫目前以細事嚴劾屬員使之去官是示已之威也而將來審出實情又爲之題請開復是市已之德也似此作威作福之事豈人臣之所當爲而朕之以察吏教訓督撫者豈容其任意以爲輕重乎朕觀張坦麟識見卑小器量淺狹不勝封疆重任是以調取來京其辦事不當之處

卽此可見馬世華不必革職此案著交與該署撫謝旻秉公審理如馬世華另有不法欵蹟著據實列叅若止此一事著另行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令在京大臣官員科道輪班條奏蓋欲廣見聞以資治理而其識見庸愚陳奏卑淺者亦可隨事指示以開導之昨御史湯倓所奏甚屬鄙瑣不可見諸施行朕面加訓諭彼醒悟悅服乃奏曰皇上如太陽之光臣所見如燈燭之微耳朕諭之曰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洞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

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  
廣庶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  
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知慮以爲贊助匡勳正如太  
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  
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之名以爲營私之計則  
是燃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燭火之微與太陽爭光  
其爲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  
爲戒者也

初十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有刑名事件應派部  
院堂官一員協同辦理叅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

著爲例侍郎鄂爾奇著協辦步軍統領衙門事務

又奉

上諭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  
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  
出俸銀解部如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  
有因一二年之罰俸而積至數年或十數年者此例  
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  
深爲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若  
該員情願照所罰之俸預先完納以圖銷案爲陞遷  
之地則聽其自便倘力不能完卽將伊任內應得之  
俸逐年扣抵不必勒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

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只將虛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將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槩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其食過之俸以示懲儆著直省亦照此一體遵行

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陳亦毆死林敏擬絞監候奉

上諭陳亦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錯擬罪名之知府沈起元及試用委署知縣劉靖佟泌年俱著照部議降調仍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陳亦毆死林敏一案從前各官不能審出實情經按察使潘體豐兩次指駁始將兇犯究出具見實心辦事甚屬可嘉潘體豐著交部議敘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奏報秋汛平穩黃運兩河各工保護完固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厯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應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之例敬謹舉行尹繼善初任河工凡料理諸務俱屬妥協今年秋汛盛長之時又能督率河員加意防護甚屬可嘉著將尹繼善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尹繼善分別等次送部議敘

又御史嚴瑞龍遵

旨審明原任興安縣知縣駱光榮冒銷扣剋署知府王  
還樸抑勒新任知縣王珏接受交盤鉛山縣知縣  
張崇樸扶同箝制情由具奏奉

上諭上司勒令屬員接受交盤最爲惡習大有關於吏  
治屢經降旨嚴行禁止而江西仍有駱光榮王珏之  
事可見地方有司藐視功令作弊徇私之處仍未悛  
改以駱光榮此等劣員而張坦麟稱爲廉幹題請調  
繁顯有鑽營徇庇之處著將張坦麟李蘭王還樸張  
崇樸交部嚴察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奏報秋汛平穩河工保護完固知道了  
今年水勢甚大深厓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且據嵇曾筠奏稱三家莊大灘之  
內汎水自汕深渠化險爲平百日之工成於一旦藉  
非

神力何能至此等語

明神福庇吾民顯賜靈應應行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  
年之例敬謹舉行嵇曾筠督率河員悉心防護甚屬  
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嵇曾筠分別等次  
送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許容條奏內稱出贓過付之人宜照完贓減二等之例發落得贓者令加倍完贓方准減二等若止完原贓准減一等發落等語夫定例得贓定罪之後於一年限內完贓者減二等發落蓋照侵欺錢糧於限內全完減二等發落之例也至於出贓過付之人鑽營勾引罪難寬貸今欲令其罰銀減等而得贓者又令加倍完納方減二等如此較量則是重財而輕法矣且使無出贓過付之人則貪墨者何從得賄許容忽代此輩分疏而欲改例未減是誠何心又稱連斃二命之犯宜加等治罪夫謀故鬪毆各有正條是以殺傷二命仍照本例科斷俱議以秋後處決迨至

秋審時核其情罪權其重輕果無可原之情自無寬宥之理今許容不論情罪之輕重俱以殺傷二命卽請改爲立決則鬪毆殺傷者俱無從邀欽恤之典矣且使誤殺不止於二命則立決之外又將何以加重乎其草率不思亦已甚矣又稱諱竊不報與竊盜不獲宜定處分夫強竊之案輕重懸殊而地方之竊案多於強劫又不待言是以諱竊不報例無正條卽照諱強叅革之嚴例處分正所以深警其諱報而弭竊盜之源也至於旣報之後竊案甚多豈能照強劫之例勒限處分今許容請將諱報者寬以降罰而欲將緝拏督緝之官勒限處分必至五案之內緝獲三案

方照獲盜過半例開復則是地方竊案繁多者其官員永無開復之日而得以保全其官職者有幾且其勢必相率而諱報從此竊盜滋熾皆許容之說啓之也地方官果能盡力弭盜而於黃銅賭博私宰耕牛諸禁實心奉行自然民安俗厚竊盜之風寢息何必多設科條使之救過不暇乎許容才識平庸卽謹守律令尚恐錯誤乃逞其私臆欲事紛更以沽名譽甚屬愚妄著交部嚴察議奏其混行陳奏之處仍著許容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許容本係中平之材現今西路出兵應行料理之事正多何暇於分外妄行條奏況錢糧本徵收銀兩其甘肅一二處用制錢代銀者乃因民情之便設有重耗何難叅處今許容請將額徵銀一兩定以完納正耗錢一千二百文則竟欲以錢文定完納正項之例并將加耗之數議爲定額謬妄已甚著將原本擲還

十四日內閣進

呈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

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厪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宸衷規畫數十年來

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奉爲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具奏又當年或有奉

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具奏

十五日奉

上諭上年直隸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屬之宣化懷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今據直隸巡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一百四十州縣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成冊報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悉皆得所共慶有秋惟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月閏七月間有冰雹之傷禾稼稍損等語朕思天人感應之理纖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隸通省雨澤應時西成豐稔而宣化府屬之數州縣地方兩年之內有亢旱冰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來也卽此

益見

上天仁愛之心官斯土者宜如何之敬謹修省以免過愆  
著遍行曉諭勸導令所屬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敦  
和睦忠厚之行共爲良善以迓

天庥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僻乖戾之  
念卽猛加省改竝交相勸勉俾比閭族黨興仁講義  
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和召和雨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六日奉

上諭據王肅章奏請查明呂留良所著詩文雜記內有

悖逆之言者盡行銷毀等語呂留良處心積慮背叛  
兇頑其所著詩文皆寄託借端以肆其不臣之惡念  
是以內外臣工咸請將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  
盡行燔毀而他書中有悖逆之語者一併焚銷今王  
肅章乃云詩文雜記內有悖逆之言者盡行燒毀是  
則呂留良詩文集內必有可存者而王肅章欲選擇  
而留之也王肅章於呂留良之詩文何以服膺不忍  
舍如此著該督撫嚴問確取口供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及目今辦理軍需一切  
皆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爲

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寧及甘涼肅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將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應將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著戶部卽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從前著諸王管理部院八旗事務原非伊等分內職掌因伊等能盡心辦理是以賞給紀錄遇有處分

准其將紀錄抵銷罰俸之案崇安管理該旗事務未久竝不實心以致叅罰之案甚多今以一切應罰之俸俱於王之紀錄內抵銷與朕賞給紀錄之意不相符合況定例官員罰俸若離任者俱照現任品級議罰崇安已離都統之任豈可仍罰都統之俸著交與兵部凡崇安已前所有議處案件一一查明另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賞給兵丁營運生息銀兩原係特恩期於永遠周給有資若定以數月之限卽行支賞則所生利息無多不能接續將來恐有不能普遍之勢著行文各省

將軍督撫副都統提督等知悉現今不必定以賞給限期俟營運利息豐裕足用之日再行給與

又奉

上諭此所叅朱振基王奇勳俱著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究擬具奏連州生員陳錫等深明大義不爲邪說所惑據實出首以彰名教具見該州士習之淳良甚爲可嘉著將今年該州應試完場之舉子交與該學政秉公遴選學問優通者四人賞作舉人送部一體會試以示恩獎如今科所取副榜內有連州生監亦准作舉人

又吏部議覆條奏師生陋習徇庇處分奉

上諭此本內議稱州縣有借師生名色私相餽送出入內署者督撫不行查叅照徇庇例議處等語各省督撫管轄州縣甚多耳目難以周徧其州縣各官應著道府稽查道府各官應著督撫兩司稽查如州縣內有違例私相結納而道府失於覺察者將道府議處道府內有違例私相結納而督撫兩司失於覺察者將督撫兩司議處

二十一日工部摺奏查勘直隸山東江南三省道路事宜奉

上諭爾部卽行文三省動正項錢糧乘此農隙之時派委賢員作速興工務於明春雨水前告竣朕仍遣員

往查其修過橋梁道路等項著照爾等所請交與各該地方官隨時修整并令新舊交代永著爲例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佛喜受朕深恩由司官之職超擢爲安徽按察使未曾到任卽陞爲四川布政使乃伊到任後所奏事件苟且含糊似有營私瞻顧之處朕降旨申飭伊具

摺陳奏言詞懇切且云臣自筆帖式歷任司官在部院衙門行走三十餘年埋沒淹滯蒙恩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藩司之任自顧何人恭膺異數乃臣祖父從龍以來從未有之隆恩也豈敢爲人欺罔以代過爲已欺罔以營私天威斧鉞能不驚心惟有立誓毋欺以報君父等語朕見伊奏摺如此以爲出於誠心曾經批示嘉獎亦料其必不忍欺朕也豈知伊存心邪僻狡獪百端網利貪婪賊私纍纍且與程如絲表裏爲奸目無國法朕始初竟爲其所欺後乃一一敗露究未能逃朕之洞察似此負恩辜德欺君罔上之人自應明正典刑以昭國法且伊劣蹟敗露之後其奏

摺仍敢欺詐誑言有臣負聖主之深恩至於此極實無顏立於人世之語乃昨自四川解送之時伊仍復覲顏至京也今九卿朝審時又將伊入於緩決之內甚屬不合佛喜著改爲情實以爲人臣奸詐背恩者之戒凡官員侵欺錢糧及枉法貪贓者皆係應行正法之人從來律例所載甚悉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忍加以誅戮者欲以德化之之聖意也而此輩不但不知感恩檢束且多肆行無忌習爲固然凡爲民生之害者莫甚於貪污官吏深可痛恨朕於雍正元年屢經曉諭訓誡且有三年以後此輩若不悛改卽行正法之旨茲數年以來侵盜婪贓之

風較前稍減然大約由於督撫大臣之實心察吏禁約稽查各懷畏懼之所致非屬員等之盡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也朕覽屢年秋審朝審案件凡官員侵盜婪贓而不能依限完納者仍皆入於緩決之內如此則貪吏何以示懲貪風何由止息非所以彰國憲而清吏治也明年秋審朝審時著將此等人犯量其情罪按律入於情實之內候旨勾到將此通行曉諭各省督撫遵旨施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謝國棟係總督李衛鄉親李衛委查處州所屬錢糧若果有受賄情由姚鈴身爲知府有稽察之責自



當據實揭報乃姚鈴平時竝無一言而於李衛奏請將伊送部調用之後忽揚言謝國棟有受賄之事則顯因怨望李衛而爲此語此等習氣不可不加懲戒是以降旨將謝國棟姚鈴一併革職交與性桂蔡仕舛秉公審訊竝非以姚鈴不應揚言屬官之過而遽將伊革職也今據性桂等審明謝國棟與知縣武章徐羲麟竝無受賄營求等情謝國棟等著照部議准其開復姚鈴照例革職仍調來引見

三十日奉

上諭伊特格爾等在打箭爐收稅已經數年劣蹟昭著而憲德置若罔聞經廟工監督查叅則憲德難辭失

察之咎或因憲德與伊特格爾等皆係蒙古不無徇庇今既交伊審理務期秉公據實以成信讞倘瞻顧私情或以從前未經叅奏有意回護經朕察出或另遣官員審得實情定將憲德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稱盛京今歲秋成大稔禾稼瓜菜等項俱獲豐收小米倉斗一斗價銀三分三四釐高糧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豆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等語朕思米穀者乃

上天恩賜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受

天賜隨時撙節常留有餘崇儉去奢謹身節用則

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應時俾常享盈寧之福若暴殄天物  
輕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農事之艱難則必  
上干

天怒而水旱災禳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人事之斷  
然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八年於茲矣今歲  
收成又慶豐稔穀價之賤自昔罕聞朕心深爲慰悅  
感戴

上天賜佑之恩則本地官民人等宜何如之敬謹愛惜以  
仰承

天貺耶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穀飼養豚豕之陋習此卽  
暴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禁止今不可因

米穀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  
務奉天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  
收之時以爲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  
導所屬民人若有穀之家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多  
價賤而難於出糶者著大臣官員等卽行奏聞朕當  
發官價糶買或從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  
利益必不使有穀賤傷農之歎也

